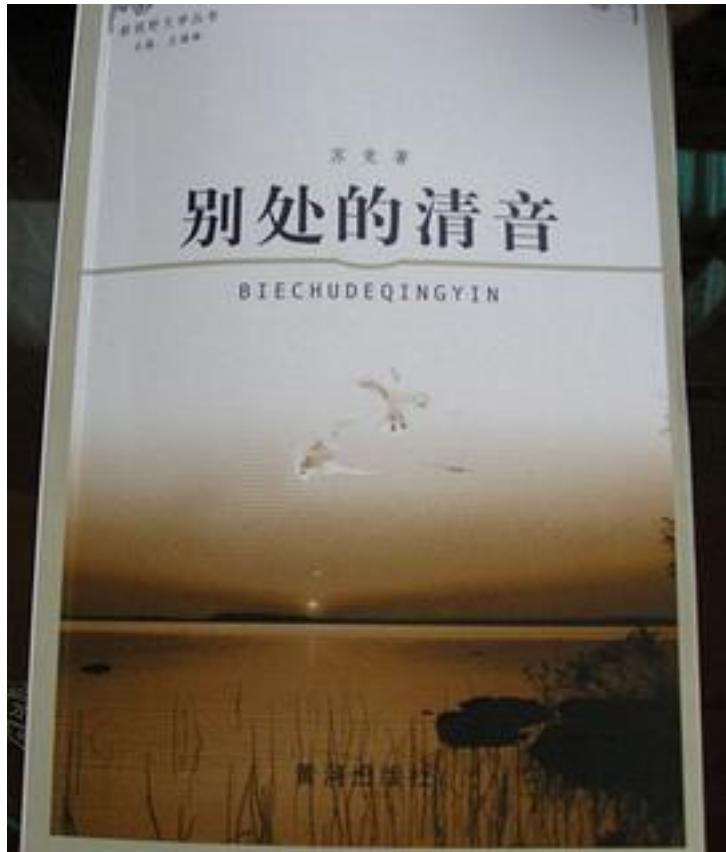


别处的清音



[别处的清音 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苏竞

出版者:黄河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09

装帧:

isbn:9785460004669

(书序节选) 以我的成见,当代一般的女性散文,或多或少都摆脱不了一点小资情调。她们有宽裕的经济条件,有闲暇时间,除了把日常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之外,与多数贤妻良母相比,她们多一些知识,多一些灵性,多一些感悟,也多一些忧郁。但从本质上讲,这类作品只是古典诗词深闺高楼春情闲愁的现代翻版,观花落泪,见月伤心。可是它们又是多数现代女性的精神寄托,不可缺少。苏竞的可贵,不仅在于他基本摆脱了这

一见的文化模型，还在于她清晰而独立的女性角色意识，更在于她思辨的触角以抵达的深度。也就是说，她对当代生活的体悟迥出时辈，而且放射出时代女性灿烂的思想光芒。

《女人，付出时别丢了自己》一文，最能体现这种角色意识。文中临近结尾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：“我并不反对女人爱一个人时为他付出，可我反对女人的全部付出，以至于没有了自己。得到了爱情却放弃了爱好，有了爱巢却空出了自己，有了丈夫便不再去想一丈以外的世界。时间长了，男人不愿意再爱一个空壳，你能完全怨他吗？”有道是：看似平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最艰辛。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平常的人，没有历经风雨而后的回望和反思，断难说出这番道理。它纳激情于理性，容深沉于浅易，不苦不涩，不淡不浓，不激不厉，却安然超逸，宛如长江大河千回百折而终入大海，平静浩瀚，水天一色。但是，她又分明站在女性立场，同时在为男女两性考虑问题，寻求答案。开篇散文《为登徒子“正名”》就有点让人猝不及防，像是一场还无准备的短兵相接，是巷战，是肉搏，同时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辩难，一场心灵的较量。经过宋玉一赋，几千年来，登徒子已成为“好色”的代名词，潜伏进中国人的基因。但在苏竞看来，登徒子并非好色之徒，只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。说他好色，反而为他染上了风流色彩，他还不配。于是忍不住非要为他“正”一下“名”不可。

好的散文，不仅要有真实细腻的感情，更要有独特的思考元素，而且两者要在一个适宜的平台上融合无间。三者缺一不可。所幸的是，苏竞做到了这一点。

作者介绍：

别处的清音 作者

(书后记)

我是个天生喜欢远行的人。即使身体偏安一处，心灵也会漂向远方。高原上飘扬着经幡的旗杆，古镇里挂着三角旗的茶馆，回响在暮色中的苍茫的晚钟，鸣响在山间的流水的清音，都对我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。我极其相信米兰·昆德拉的那本小说的题目：生活在别处。

经常在夜行的列车上，看着窗外。有一次我看到远处一盏微弱的灯，在一座小屋里跟着列车跑动，时隐时现地穿行山谷。在嘈杂的车厢里，我因为这盏灯感觉十分安宁。我猜想那灯光照着的小屋里，也许有人正指点着我们这列车的灯光，在数着火车的节数。我想，若不是这列火车的轰隆声，此时屋子里的人一定在听秋虫的吟唱，和风吹树叶的声音。那屋子里人的生活，隐隐牵动了我的一丝向往。火车飞驰而去。那灯光终于追不上车速，被抛在了我的视线以外。而我依然在那列火车上。

因为远行，所以我总在车上。因为总在车上，我的向往也永远在车外，看得见，却离得远。

当我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时常会发现，心被丢在了远方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向往，而我的向往就是泛响在别处的那些辽远的清音。因为这种向往，我把“别处的清音”作为我的网名，也作为我这本书的书名。我把这种向往，称作“漂泊情结”。我不能确定这种“漂泊情结”能否被读者理解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有一人能对我的这种远行的渴望产生共鸣，我就不是一个孤独的漂泊者。

目录：

[别处的清音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随笔

评论

[别处的清音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别处的清音](#) [下载链接1](#)